

潮陽縣志卷之二

明中憲大夫前浙江提學副使預修 世廟實錄邑人林大春著  
縣事紀

古者列國皆有史以紀一國之事其治亂興衰之  
故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以至莊人貞士流寓  
之迹亂臣賊子滅亡之禍與夫寇盜攘竊之類皆  
得書之是以董狐特筆仲尼稱焉史遷效之述漢  
本紀編於百王之末附於獲麟之後可謂宏博大  
雅矣而朱子綱目取義春秋以垂鑒戒亦史家之  
正宗也今志非史也而縣則古列國之流也史有

潮陽縣志

卷之二

乙

本紀乃志縣者顧闕焉而弗列亂而弗經是使世  
乏董馬之業而國鮮金石之藏也矧我潮遠矣往  
事湮沒鬱而不宣以將愈微余懼焉余懼焉作縣  
事紀

漢武帝元鼎五年東越王餘善以兵從擊南越至揭  
陽留不遣

是年漢伐南越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游  
擊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鮮不行持兩端陰使越  
及樓船破越請引兵誅之不許因留諸校屯嶺上  
於是餘善聞之遂反竟亡其國

按東越自詭倡義勤王而中懷觀望本不足錄但兵已航海入界而逗留不遣亦潮中一故事也況職守東藩可為後世懷二心者之戒焉於是乎書安帝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寇畧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兵討平之

按海賊之興見於傳記者其在南越始此書之以見海防之不可不慎也書寇九郡見漸之不可長也書緣海見吾潮之嘗被其患也然竟以侍御史督州郡兵討平之則猶未至於延蔓不絕如今日也然則嚴剿捕以靖地方之說得非當事者所宜

加之意也耶

桓帝延熹七年零陵桂陽賊陷南海郡荊州刺史度尚討平之

先是桂陽蒼梧南海三郡皆沒於賊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克而豫章艾縣應募者復以不得賞怨望反燒長沙邊縣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度走帝詔公卿舉可代度者尚書朱穆特舉尚自右校令擢荊州刺史尚至躬率部伍與同甘苦廣募雜夷明設購賞進擊破之降數萬人賊帥卜陽潘鴻等竄入山谷尚窮追數

百里至于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士卒驕富無有鬪志尚計緩之則賊遁逼之則兵亡乃宣言陽鴻等稱亂十年習於攻守未易與湏諸郡兵至并力攻之因恣聽軍中射獵旋密令所親客潛焚其營珎積皆盡獵者歸莫不流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刻責因曰陽鴻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君但不努力耳所亡幾何何足介意衆聞咸爭踴奮尚勅令抹馬蓐食旦赴賊窠陽鴻自以巖谷深固不為備遂大破之餘黨悉平

按流賊之為廣南患匪獨今日也盖自古記之矣乃其草據竊發不可勝書而此書者以南海郡嘗沒於賊吾潮固為之震蕩也且因以見廣兵多為鹵獲驕恣不克終其功而廣遺珎積貨賂恣兵所欲取以幸自脫於淵者亦賊人之故智也使非銳意急攻出奇用譎使兵墜吾計賊不吾備亦何以振強弩之末而收墮甌之功也哉夫兵法有以詐取有以利愚者其度尚之謂歟余固書之以戒今之為將者

吳以鍾離牧為南海太守討揭陽賊曾夏等降之

後漢帝禪延熙五年  
吳大帝孫權赤烏五年

吳志時揭陽賊帥曾夏等

聚衆數千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疋購募絕不  
可得牧至遣使慰譬悉皆首服自改為良善始興  
太守羊銜與太常滕胤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  
不熟及見其在南海恩威智勇部伍分明加之操  
行清純有古人風其見重如此在職四年以病免

子幹牧  
字也

按牧以一介之使諭降十載之逋寇使之化為良  
善此與龔遂渤海之政何異然此不惟其忠信足  
以感人而其制變之術必有以懾服其心而使之  
不叛者所謂恩威智勇是已苟反是而徒以招撫  
為名未有不流毒生民遺譏後世者也語曰惡草  
不去害及良苗蠹之所聚嘉木傷焉為人牧者可  
以鑒矣

宋明帝劉彧泰始元年晉安王子勛以戴凱之為南  
康相贛令蕭贖自揭陽山中引兵擊走之  
南齊書贖右將軍道成長子也為江州贛令先是  
宋主子業無道晉安王子勛起兵尋陽以廢昏立  
明為名贖不從被繫郡獄其族人蕭欣祖等破獄  
奪去因斬南康相沈肅之率部曲百餘人舉兵奔  
屯揭陽山中聚衆至三千子勛復遣其將戴凱之

為南康相蹟遂引兵向郡擊之凱之走尋陽

按揭陽在晉已立為義安郡且有潮陽矣此復書之者蓋時義安之立未久大物遂為劉宋所據故

荆揚之地尚循江州之舊而揭陽猶為南康故縣

也於是蹟自贛舉兵入山中復自山中引兵向郡

謂南康郡

法依漢縣書之仍不得書郡者

謂義安郡

變例也

隋煬帝大業四年遣虎賁郎將陳稜等自義安浮海擊流求大破之

隋書大業初海師何蠻等嘗以春秋二時東望有異氣數千里三年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

潮陽縣志

卷之二

五

俗何蠻言之因與俱往至流求國言語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令寬往慰撫之不從寬取布甲以歸至是乃遣稜及朝請大夫張鎮周率舟師自義安浮海擊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遣人慰諭不聽輒抗拒我師稜遂帥兵登岸以鎮周為先鋒其國主歡斯渴利兜率國人逆戰為鎮周所破稜復分為五軍進至其都乘勝逐北斬渴利兜獲其子島椎焚其宮室虜男女數千人獻俘于朝帝以頒賜百官誇視中外焉按隋倚富強之資從事遠夷邀功異域至直搗流

求之國而破之豈不暢然稱一時之快哉然而從茲道絕構怨諸夷以卒底于滅亡者未必不自斯役啓之且今後之奸商富室因而逡巡故道與夷虜交通而夷人亦得揚帆萬里徜徉中國與華人為關市矣其為害可勝言耶或曰大業之役官軍直自義安入海事繫於郡也子何以書曰海潮二邑皆當漲海之濱而諸夷之孔道也義安入海道必底于潮明矣余是以特書之見邊釁之不可啓而下海之禁不可以不嚴也但琉球在我朝頻年通使猶為賔貢之國其入海之路則始於福州

云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旱潮州刺史韓愈來潮陽

愈與孟簡書稱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甚鮮要自胷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徃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

按舊志只載昌黎與大顛書不及來潮陽事余特據公自叙語書之以公之來實為民祠神海上有

繫於縣事之大者若其留衣為別事雖畧之可也  
祭神文見文辭志

宋太宗至道二年秋八月颶風

真宗天禧元年詔免潮州所屬逋鹽

按宋史潮州逋鹽計三千七十萬有奇蓋通所屬  
縣積負悉赦免之

以廣西提點刊獄許申為江西湖南路轉運使  
申邑人大中祥符初舉賢良天子東封獻賦召試  
第一授秘書省校書郎歷今官語具本傳

英宗治平四年地震

潮陽縣志

卷之二

七

按文獻通考地裂泉湧壓覆州郭屋宇軍民死者  
甚衆熙寧元年復震州縣俱同

神宗熙寧九年冬十月颶風

按宋史及文獻通考俱稱海潮漲溢壞民居及禾  
稼潮海二縣同之

徽宗政和三年以知潮陽縣陳康年通判潮州

按康年以舍選拜知潮海二縣而此獨系於潮陽  
者以志為潮陽作也且康年以治最擢判本州傳  
稱其有恤民却賊之功有廉靜無求之節此其能  
垂名至今有以也舊志失傳余特考諸閩廣通志

補入之

端宗景炎二年元人寇潮陽都統陳懿叛降于元其明年懿又導元唆都蒙古歹襲潮州知潮州劉興以城降

三年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舉兵討陳懿懿遁移駐潮陽攻之劉興伏誅

初陳懿兄弟五人號五虎與劉興俱為潮劇盜丞相張世傑招之攻閩遂據潮州而劉興跋扈殺掠尤甚時會天祥空坑之敗由汀趨循州屯于南嶺是年二月進屯麗江浦遣使訪問行朝得匡山之

信復移船灣上章自劾乞入衛優詔不許進今官又奏潮循梅三郡並已反正乞將懿除右驍衛將軍知潮州兼管內安撫使從之而懿等竟叛附非常又不聽督府節制天祥乃聲罪討之懿走山寨十月以士民之請引兵趨潮陽攻懿等於和平興斬于市人心翕然軍威漸振

按鄧光薦傳稱公進屯潮陽殪凶攻逆稍正天討使假以歲月因潮之民阻山海之險增兵峙糧以立中興根本亦宋之莒與即墨也乃竟以賊懿奸謀倉卒不備至為虜騎追及豈非天歟然公自國

難之後白手起兵間關千里艱危萬狀至事之不濟以死繼之此所謂盡心焉者也於公亦奚憾哉兵部侍郎江東西處置副使督府叅贊軍事鄒瀾宣教卽帶行軍器監簿督府幾宜劉子俊並引兵來會潮陽

元將張弘範至潮陽

天祥自潮陽移屯張弘範襲執于五坡嶺鄒瀾劉子俊及少卿陳龍復檢院林琦閤門鈐轄蕭資皆死之

先是天祥開府南劍辟龍復入幕遣往漳潮計事

及天祥再入廣龍復聚兵循梅以俟尋又分司潮陽應接諸路積糧治兵豪傑響應天祥由是趨潮陽而瀾與子俊亦各引兵來會及琦資皆先後相從兵革間數罹患難周旋而不去其時諜報元將張弘範以步騎自漳泉入潮天祥料勢不能敵因取間道之海豐行且數日弘範乃使其弟弘正輕騎疾馳追及之天祥方飯客五坡嶺不為備不意虜猝至兵潰遂被執陳龍復等五人皆死焉時景炎三年戊寅十二月二十日也

按光薦傳稱公時駐和平攻陳懿黨與懿窘迫計

不能自脫乃挾重賂迎導北師具舟海岸濟輕騎  
以致公有五坡 之敗余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  
嗟乎此特天欲亡宋耳當時即無陳懿為元人嚮  
導公以區區殘卒挾鄒灑子俊之兵能抗數萬方  
張之虜哉然灑等皆以奔亡餘喘跋涉江嶺之間  
與公同心戮力至死不貳亦可為忠義之士矣余  
獨悲潮陽移屯事不惟灑等失傳雖公討賊除兇  
之烈亦鮮有知之者乃取公所自為紀年錄參諸  
史傳撮其大者書之庶令後之覽者得有稽焉當  
不至於泯滅無聞已也

天祥至自五坡嶺

帝昺祥興元年正月天祥發潮陽

始天祥被執時取懷中腦子服之衆擁上馬天祥  
亟索水飲羹得速死竟不死於是復返潮陽見弘  
正於和平大罵求死及見弘範復踴躍請劍弘範  
知不能屈乃曰殺之名在彼容之名在我且彼見  
伯顏臯亭山我實在傍迺以平揖相見叙間闊如  
客禮是時歲除前三日也其明年祥興元年正月  
二日弘範下海置天祥舟中守護彌謹六日發潮  
陽十三日至厓山二月六日厓山行朝潰陸秀夫

抱帝昺赴海死弘範百計說降不可乃具狀聞北朝命送京師遣都鎮撫石嵩護之

按公身繫元軍目擊厓山之陷距離潮甫週月而

其日正相對

謂俱為初六日

抑何竒也豈冥冥之中自有

默定之數有非人之所能為者歟要之宋社之墟固不在於厓山破亡之時而已見於潮陽移屯之日矣其日月告凶亦豈偶然之故哉

元成宗鐵木耳大德八年秋八月颶風

按元史海溢漂民廬舍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元年脩建靈威廟成

潮陽縣志

卷之二

十一

按靈威廟記自鍾英還自汴宋以唐張許二公神像至潮潮人祀之則潮之有廟舊矣不書而此書者以初宅神於寺至是始革其故而鼎新焉廟之規制備矣書之重成事也曰成者幸之也

文宗圖帖窪爾至順四年秋七月大雨水

先是自泰定以來潮州五路大饑至至順後元至正之間復水旱相繼星變屢作山崩川溢不可勝

記盖自此義兵四起而土崩瓦解之勢成矣

大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二十六年始命安陸侯吳傑等督

率武職於沿海衛所訓練官軍以備倭寇  
按沿海備倭之設我 聖祖之所以為萬世慮至  
深遠矣今海門靖海二所備倭名存實廢而漳泉  
温台與土着亡命之徒徃徃逃遁海島勾引倭奴  
深入為患論者謂其禍始於巨室之通番繼於小  
民之接濟而成於巡哨官軍之首鼠伏匿不敢戰  
豈非玩愒既久姦弊易生武備弛而不振之故耶  
然則脩復舊制飭內治以防外患要在執事者圖  
之而已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地震

潮陽縣志

卷之二

十二

十九年春正月巡海副總兵李珪遇倭寇於靖海  
擒斬之

先是倭寇攻陷昌化殺死官軍廣東都司奏珪等  
備禦不嚴法當死有 詔姑令捕寇贖罪至是於  
靖海遇倭與戰殺敗賊衆生擒十五人斬首五級  
并所獲器械悉送京師

宣宗章皇帝宣德十年冬十一月雷

英宗睿皇帝天順七年勦平夏嶺其年以潮陽縣知  
縣陳瑄為潮州府知府

邑人李齡送瑄序略曰天順改元今郡守陳侯由

建陽遷知是邑既而揭陽有沿海而村曰夏嶺者以漁為業出入風波島嶼之間素不受有司約束隣境恒罹其害尋有豪猾互爭土田訴於官連年不決有司動遣巡司官兵勾攝之侵擾弗堪乃相率乘舟遵海而逃因之水旱荐臻遂大集無賴攻城剽邑肆為殺戮海揭二縣受害尤甚官兵捕之失律反墮其計賊勢愈熾侯乃預修城壘繕兵甲聚民之賈勇者教以戰陣攻圍之法躬督城守未幾賊果來侵屢戰屢却我邑生靈獲免戕害侯之功也然潮陽雖完海揭日削於是藩臬以聞命

將提兵剿之賊輒遁去已而復來侯因密遣謀士誘執渠魁戮之于市又率民伍具海艦與官兵夾擊大破之遂盡降其衆三縣之民始得以寧其居處安其生業者侯之功也於是都憲業公上其事於朝特加褒賞超遷今職盖異數也

按瑄字廷獻蜀之眉州人由明經登甲戌進士除監察御史以言事左遷尋擢今職業公名盛崑山人時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孝宗敬皇帝弘治五年大雨水

九年作大忠祠

祠祀宋丞相信國文公之神蓋自公流寓吾邑至  
于茲且二百餘歲始有今祠書作者無所因而起  
姜侯之義也曰大忠關世教也君子於此謂可以  
風云

武宗毅皇帝正德四年冬十月雪

十年秋七月大雨水

十一年山賊曾鈚頭攻陷貴山江南等鄉潮陽縣  
知縣宋元翰督兵擊平之

鈚頭本名阿三少壯有膂力能以鈚頭平步接戰  
當者披靡以此得名是年聚黨程鄉流劫惠潮等

處由雲落徑直走潮陽以北山驛為營攻取東嶺  
及貴山隆井諸村里道路阻絕邑中大震於是元  
翰募集精兵釋罪囚陳二使等進擊之大破賊衆  
於北山之陽鈚頭乘間遁去為游兵所獲械繫潮  
州繫于市支懸各縣門外餘黨悉平

按吾邑當 武廟時承平日久田野之人終身不  
識兵革以故曾鈚頭得以杖馬箠而東一旦江南  
數十餘里聞風瓦解并為囚虜矣及至攻貴嶼破  
隆井立馬嶺上遂慨然有渡江之志向徵宋侯城  
池幾於不守由此觀之昔人賢令勝兵之喻豈虛

也耶

十二年春正月雨雹

世宗肅皇帝嘉靖三年大雨水其年鴿鳥價直百金  
先是有鳥自中州來者菊冠紫衣首尾純素號曰  
四停花羽毛以墨綠為上紅紫為次其品色名號  
不一人爭尚之初直僅一二金稍長至十數金殊  
未之覺也已而轉相誇艷價遂騰踊甚至傾貲以  
易二邋者得之便以美錦包裹亟護不啻如雙璧  
然卒抱成雛則鄰里親朋譁然往賀之日求貿易  
者填門須臾價增十倍以先得為幸或購得一鴿

曾未移晷即有負重賂而至者委諸其家而去竟  
無難色以致百姓廢業商賈罷市人情洶洶道路  
剽奪雖厲禁之不止也其異如此其後黃少詹作  
廣東通志書之曰鴿變林子曰此非物之能自為  
變也人心之變使之也亦非人心之自為變也貨  
利之習趨之也夫邯鄲之市居貨之賈即微如刀  
錐猶不遺餘力求之矧茲一物不崇朝而可致千  
金雖傭夫販婦夫誰不爭且以夫婦之愚豈其果  
能破家釣奇事玩賞者乃至棄其產業以求一鴿  
而不顧則以所失者小而所圖者大也卒之禁厲

鴿死習尚漸息而失者已不可復追矣始知趨利之害一至於此

七年秋八月颶風

是年饑明年復旱斗米至一錢民多採草木之根以食

十二年冬十月星隕如雨

諸縣同

十四年夏旱秋大水

十七年春二月地震

十九年春有虎入干巒宮

初虎東渡河至泮池由河渠入也已復從東北隅

躍出城外衆競逐之有手刃其胷者虎創甚悅首帖尾行二三里許踞于東山之岩石下竟為遊僧所斃其後歲在乙巳又有一虎入至縣獄墮廁中騰繞吏舍吏卒共格殺之

三十二年春正月海賊許棟寇招收秋九月許朝光殺許棟

許棟饒平黃岡人自結髮為盜毒痛海上垂及暮年潮人苦之棟無子嘗養謝氏子為己子曰朝光至是以所統賊衆數千半令掌之尋復流劫潮陽招收等里自往外洋留朝光屯海上及棟還自日

本朝光迎棟于石碑澳殺之江中因盡有其衆自立為澳長

邑諸生曰朝光之殺許棟與安慶緒之殺祿山其事殆相類蓋祿山忘堂陛之分以無君許棟戕桑梓之邦以無父其滔天之罪逆均也使其伏鑕乎法曹斷頭于仇人之手何足以明天報今迺以七尺之軀見屠於其子謂非天道瘳惡之微權乎是故綱目書安慶緒殺祿山不書弑者所以甚祿山之罪也今志特法綱目之意誅叛逆於既往豈非欲以垂戒于海濱愚民使知盜賊之決不可為也

耶

三十四年撫盜許朝光分據潮陽牛田洋筭舟征稅

朝光自殺棟後沿海焚劫日益熾當事者乃始倡為招撫之說聽其自據海陽關望村威制海上又分據潮揭牛田鮑浦等處凡商船往來無大小皆給票抽分名曰買水而朝光復深居大舶之中公行擊斷間或出入城郭列羽衛以要陪官之宴其橫如此其後朝光又為其所忠陳蒼海所殺聞者快之

按吾邑人之為生計至拙矣遊談公卿以取連城之賜不能矣逃名海上以致千金之貲不能矣商旅京洛以侔倚頓之富不能矣有田數頃坐而食之一遇兵荒輒拱手待斃所恃者或采山釣水為業稍資魚鹽以自給耳乃一旦橫取諸盜使得筭山海之利以填谿壑之欲為小民者不亦悲乎是故綱目書筭商車明縣官且不得與民爭利也而況於斯乎況於斯乎書曰撫盜惡亂始也

邑諸生曰我潮雖僻在海隅去雍州遠顧其民樂戰鬪有無衣同仇之風焉朝光雖橫誠出四鄉之子弟併力攻之猶足以制其命也何至招撫以示弱耶余曰此休兵息民之計漢劉敬之遺意也然敬使匈奴綱目猶非之是殆未可為經訓者也

三十六年秋九月黑青見

先是有人傳一札至者不知來自何方中輒妄為妖語謂大災之後鬼物奔騰附火而行號曰馬精或走江南或走江北無所不至至必有大殃於是道路訛言競傳符呪以禳厭之俄而果有燐火夜見飛入人家變成人形或化為狐犬禽鳥之類侵及婦女輒昏仆于地經宿不甦有至死者每日暮

即家家金鼓婦女出向空坐男子四圍守之遇有  
火星一點便取生竹梢及桃柳枝亂擊之其火盡  
碎至散作百數十片久之乃滅城中喧攘旬日無  
敢卧者時皆謂為黑青云余按成化間有黑青見  
于京師其事殆類此但黑青之出常有一陣黑氣  
襲人人嘗見其金睛修尾如狸其疾如飄風密室  
亦至或從戶牖入而未聞有火光之說者嘗考漢  
書天文志稱熒惑之精下為妖言或為火光其應  
為喪亂為兵荒疑此類也自是而後吾邑之烽火  
不絕枹鼓之聲相聞得非此為之兆耶然當是時

徃徃相傳各鄉物異甚衆如樹生蝦天雨豆地生  
白毛之屬不可勝書此特記其所共聞者耳  
三十七年山賊楊繼傳鄒文綱等攻陷洋烏等都  
三十餘鄉

楊斷傳與鄒文綱自少無賴結為死友常依山林  
險阻截劫為生至是聚黨漸至數千號中白哨攻  
陷白馬延長埔山門等寨分據之邑之西南村里  
為之一空

按吾邑方隆盛時財賦甲于東廣而財賦之所自  
出則又多在西南是歲二哨並起西南之田盡沒

于賊於是户有空輸之苦城多懸磬之家殆不可  
以為邑矣志及於此能無悲乎

三十八年冬倭寇始入潮陽

倭奴始入寇也實起福建而熾於江南類多徽浙  
閩廣下海之徒勾引一二真倭為酋首而自髡以  
從賊方其破蘇湖據舟山徜徉於漳泉之野也盖  
目中已無全潮矣一旦突至揭陽遂陷大井蓬州  
等處於是各鄉戒嚴吾邑始議城守及是年十月  
果有倭奴三百餘人從海口燒船登岸旦薄城下  
為鄉兵所擊不敢近因散掠鳳山錢岡諸村里而

去越一月又有千餘人從招寧司河渡門以入與  
海賊許朝光同攻海門官兵奮勇敢退追至石碑  
而遁其明年正月復來攻鳳山不下移屯貴嶼流  
劫古埕又有窺城之志會山賊夜襲入城大創去  
倭始駭散

按我潮倭寇之患雖延募各邑而揭之蓬州等里  
實首先被之嘗詢之里人謂是里舊有以下海為  
業者慣與外國交通以故倭得乘之以入何者彼  
盖其所熟路也當是時地方承平日久户口殷富  
豪家大賈往往以勢利相高公然脩造大船

遍歷諸部

揚帆而去  
滿載而歸

金寶溢于衢路彼小民者見

之目奪心駭以為富擬王公可一葦杭之而得矣而豈虞末路至此盖不惟不能保其有且并其人亡之始知向之駕萬斛之舟冒不測之險之求利者乃所以階桑梓無窮之禍也余因紀倭寇入潮事而著始禍之由如此俾後之覽者以為永監焉三十九年吉安巡檢李中如中白哨議招不從被執

楊繼傳鄒文綱侵據連年煽亂已極人心痛憤官府無如之何於是李中奉守巡道會委賈執告示

諭以聽招不納反為所執并將該司印信奪去時有邑人把總莊臨民者素稱膽氣有口辯嘗白取饒平縣令於虎口當道信之乃令帶領鄉兵入營果得李中及印信以歸後二寇竟為同知張炫督兵勦滅餘黨潰散始復白馬山門等鄉夏六月山賊襲入縣城潮州府通判翁夢鯉督兵擊破走之

是時倭寇移屯貴嶼縣缺長吏城守懈弛而夢鯉適以備倭事行縣方闔門忽有山賊千餘人由苦竹白葉至自號為兵逕抵城下其夜遂越入城

城中無有覺者及聞嘯起視環城皆賊於是夢鯉倉卒勒兵禦之而邑中父老亦徃徃率子弟兵與賊巷戰屢摧賊鋒天明四鄉兵來援從外掩擊之賊死者甚衆因縱窮寇遁去詳見翁公平寇碑

四十二年春三月倭奴大舉入寇潮陽知縣郭夢得協同士民督兵守禦義勇莊淑禮胡世和死之初海賊吳平等勾引倭奴入寇徃來潮海之間所過村里屠滅不可勝計潮人苦之久矣及是年正月復至海陽屯據各鄉盡發士民家塚墓諜報日至遠近震駭時予適家居因與鄉搢紳先生計曰

賊勢如欲東道必經潮揭古渡吾若共募精兵一枝於渡口戍守之賊必不能飛渡大江明矣衆然之會兵未齊而賊突至城下退掠迤北諸村里破鳳山直浦等寨慘烈尤甚於是邑博劉君紱者首率諸生劉應望等告諸當道謂余宜以義倡募兵城守辭不獲而郭侯夢得復力贊之乃作書遣應望赴踏頭埔募得壯士五百人而莊淑禮胡世和皆在軍中其時倭賊已至城下三日矣先是應望引兵且至城下士民豫以酒肉縋城犒之與夫一切供具檳榔花菓之類甚辦且恣所嬉遊若無意

於戰者當事者乘城觀之恚曰此豎子耳何能為  
頃之賊分屯北郊蕭氏園亭衆兵奮曰此可擊矣  
所少者鐵鏢耳予即亟告諸邑大夫取庫中所藏  
及自騎環城上令守者人拔一枝須臾得鏢數百  
枝悉以與之於是兵得鏢各挾藤牌烏銃以往逕  
抵北園一人先登衆隨其後大破倭賊於城北隅  
所擊殺無數我兵亦傷者數人會日暮亟收兵以  
入然後人人知兵可用也此一捷也兵既入城分  
守四門而城西尤為賊衝因稍益壯士如淑禮輩  
守之會賊急攻城以雲梯十道攀堞蟻附而上淑

禮世和登堞奮擊砍殺倭首數十餘人賊衆遂潰  
淑禮世和各身被十餘創猶自躍城下割首功因  
中烏銃而斃此二捷也其後賊復囊沙填濠造臨  
衝之車以進我兵乃以鐵鉤括囊縱火焚車大破  
之倭有被焚死者此三捷也賊既屢挫復計城南  
臨水方舟可渡乃退取巨艦連結之又造連舳車  
置其上鼓噪而前我兵復夜沉水中雜取亂石塞  
其下使賊舟格不得進因以佛朗機衝之舟車盡  
碎此四捷也南郭陳氏有喬松一株高可數丈許  
賊營其宅因援松而上結小窠於樹杪俯視城中

秋毫無遺者城守者稍不為備輒中流矢城南行人為斷其時城中有一少年自言能彈飛鳥因募使獨守一堞我兵輔之即以鳥銃隱堞中仰射之三發三中窠墜賊死閣枯枝上至腐敗為烏鳶所食此五捷也其他如焚積薪禱神祠諸事詳具靈威廟記茲故不著著其未盡者如此

按淑禮輩本應募士當其時賊勢方張人心危懼城且岌岌矣乃能身扞矢石屹立孤壘不動此與雷將軍守睢陽事何異卒之奮擊以死而其父撫屍哭之哀時余見而慰之其父曰見死城完是死

而有益於桑梓也夫復何憾因復令其少子乘城擊賊以報兄難聞者壯之夫吳起之遇卒厚矣卒且未陣其母即以不知死所為悲况如淑禮之死者乎然則淑禮之父其賢於起之卒毋不亦遠耶余是以並著之母以微而略也若夫像以昭勇祀以報功則邑之師帥固以義起之矣

謂先任知縣郭夢得塑像

於南城樓上而今任知縣黃一龍復嘉其有全城之功春秋命吏祀以少牢也

又按是年倭寇之禍迤北諸村里望風披靡蓋所至無堅壘矣獨鳳山一寨以鄉耆陳友仁賈勇督戰之力所擊殺倭無筭由是倭憤甚固不肯退而

寨中相持日久人衆水竭力不能支遂潰圍而出因陷于賊死之其時婦女多駢首預投井中皆莫詳其姓氏悲夫悲夫士之伏節守義正志蒙難而泯滅無聞者何可勝道余獨惜鳳山一鄉能以義自為守戰而乃不能得一援兵以卒趨於亡也可慨也夫

夏四月巡視海道副使劉存德以家兵來援朝陽按潮陽被圍至是且四十日矣而援兵始至何以書曰幸之也其為幸者何若曰城已危矣民力已竭矣郡國之兵無聞矣苟能以百夫往其猶有

焚拯溺之望乎是故書家兵急攘夷也而職在封疆志灰滅賊者可以愧矣

東山靈威廟及大忠祠災五月倭奴遁

四十三年秋八月海賊吳平攻神山古埕等鄉陷之

時倭自潮陽解圍遁去為兩廣督撫侍郎吳桂芳總兵官俞大猷所破會海風大作倭多溺水死者至是吳平乃挾殘倭流劫惠州海豐等處復轉入縣界攻陷神山古埕諸村里勢益熾事聞 詔閩廣兩省會兵剿之吳平退保南澳會閩兵先至圍

攻之平得間道去以小舟奔交趾官軍竟無所得  
尋有見平於海島中抱枯樹死為螻蟻食者其後  
平遺孽曾一本等仍復嘯聚海上為患延及高雷  
等府俱被荼毒如此者數年  
四十四年春重建靈威廟其明年復作大忠祠  
語具各廟祠記

林子曰余作潮陽事紀蓋至於宋元之際而有感  
於斯世斯民所處之地其亦有幸有不幸者矣夫  
道傍之李無藝陰樗木深山日長千尋此言疆里  
衝僻之效殊致也方元人之入廣也潮梅相繼淪

沒猶賴文張二相竭力支持僅爾克復乃未幾而  
潮盜陳懿復導元兵襲潮州陷之想其一時屠戮  
之慘有不可勝言者惟潮陽一縣幸不及於難故  
雖板蕩之秋而無覆溺之虞此其故何也誠以邑  
本偏安非四戰之國必爭之地也然惟其地之偏  
也是以奸宄易滋逋逃萃焉辟諸深山之中千尋  
之木卒有飄風驟雨勢固難以猝至然而蟲鼠巢  
穴其中狡兔日游息焉猛獸又從而噬嚙之雖有  
巨榦鮮不仆矣則夫有世道之責者能宴然已耶